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 計畫執行報告

王鴻泰、張家豪、廖文媛*



一、緣起與目標

1990年以來，相隨於兩岸關係的變化，以及台灣認同意識的調整，台灣文史研究的大方向與議題，也都面臨極大的變化。此間，中學教育中的歷史課綱最具爭議，至今猶然紛擾不休，莫衷一是，可見茲事體大。然則，且不論政治口沫之橫飛，回歸更根本的學術活動，要問的是：台灣之史學往後將如何發展？除了台灣史之外，台灣有沒有發展中國史研究的必要？若然，則

* 王鴻泰，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家豪，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所博士生；廖文媛，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教。

其發展空間何在？台灣的中國史研究應當如何自我定位？其優劣之勢如何？或者，台灣之文史研究應該如何重新省思自己的攻守之勢？從而調整其戰略位置？這些是目前台灣人文學科，應該嚴肅以待的現實命題，且應放寬視野，在政治意識形態之外，思慮更深、更遠地來看待之。

以往台灣史備受忽略，相關研究為數不多，且多附屬於中國史脈絡下，為此主幹下之旁枝末節。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台灣政治情勢激烈變遷，隨著本土化的強調，台灣史研究因勢成事，積極建立其主體性。然而，隨著台灣史研究之蔚為顯學，相應於兩岸關係之緊張，以致視若敵體，中國史研究與台灣史研究亦漸趨殊途，似成各自獨立而渺不相涉之殊異領域。固然台灣史研究領域應有其主體性，不應全然從屬於中國史範圍，屈居旁支分流。然則，隔絕孤立台灣之歷史發展，使之全然自外於中國，將其所有關聯一一斬絕，這毋寧是矯枉過正，有違歷史事實，亦非學術探求之正途大道。

我們認為，台灣史不應該自我封閉地侷限於台灣本土研究，而應該有更大的視野，將台灣歷史文化的發展，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地理視域與歷史脈絡中來看待。事實上，自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兩岸學者已經開始合作從事閩台社會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樣的學術命題是值得繼續開發的，對台灣史研究或中國史研究都極具意義。就台灣史而言，唯有如此才能對台灣的歷史有更宏觀，更全面的認識，而對中國史研究而言，從海洋的角度來認知中國史的發展，從而思考其文化發展的可能性，一來可以彌補以往中國史研究之「中原中心主義」的偏頗，二來可從多元，乃至異質的角度來重新理解中國。再者，提供一個別具趣味的思辨角度，可以重新思考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之複雜關係，藉此透視中國歷史發展的複雜性與豐富性。如此，不僅得以修補或深化中國史的理解，甚至可能重構中國歷史的發展圖像。以多元角度，尤其從海洋或邊緣出發，來理解中國歷史，讓台灣史與中國史的研究有一個可以重新交流、對話的空間，也創造了在台灣之台灣史或中國史研究的新契機與意義，這也同時是台灣之史學研究的可能出路與新現優勢。

一九八〇年代以前中國學界深受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箝制，在問題的設定與討論上多所框限，且與西方與日本學界斷絕交流，其視野深受侷限。因此，在台灣研究中國史有相對的優勢——這可說是與跛足獨目者競賽上的占便宜，但如今此種優勢已因中國之改革開放而不復存在。然而，中國開放導



致的優勢喪失，卻有其便利之處，即台灣之中國史研究，不必只限在文字世界中的「想像中國」，而能進入現實中國，對之進行實地考察。今日台灣之中國史研究若未能利用此種開放之便，則可能更趨相形見绌，蓋今日中國本身之歷史研究已人類學與歷史學並重，善用田野調查，因而帶動中國史研究的新取向，以致卓有成績。

本研習營之設立目標即意在突破台灣史學研究偏重史料之侷限，嘗試結合文獻與田野，由此開創台灣中國史研究之新局勢。同時，我們也希望調整台灣史與中國史絕然分流之歧途，探索新的思考取徑，試由海洋與地方之視角，重新溝通台灣史與中國史，為台灣之整體史學研究探尋定位與出路。

二、研習營之運行

(一) 課程簡介

本研習營規劃一次為期十三天的活動，招生對象為台灣本地學生或國外留學生文史科系碩士班二年級以上的年輕學人 30 人，將招生資格設定較高，是因為希望參加的學員都已具備一定程度的文獻閱讀能力，且對歷史學進行過思考。當然舉辦本研習營的重點，在於學習田野調查的步驟與方法，不過我們





認為歷史學的基礎還是建立在文獻之上；因此田野調查的目的，一方面除了到地方去蒐集民間文獻，另一方面也是要深入歷史所發生的環境場域，進而對於文獻能有更多層次的理解與想像。本研習營課程即針對這個目標來設計，並借重華南學派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及研究方法，作為研習營的教學架構。

程設主要分為「專題演講」、「田野考察」、「綜合討論」三個部分。我們邀請了多位國內外學者前來研習營進行演講，主題除了圍繞著閩南地區社會文化的介紹，以及地方材料的解讀方法，並且特別關注國家與地方之間的相互影響。透過一系列的演講，提供學員進行田野考察時所需具備的基礎知識，以及運用地方文獻的視角。

而「田野考察」則是研習營的核心，本研習營在籌備階段即委託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提供考察地點的地方文獻資料，並彙整給學員們研讀。事實上這些文獻資料是該中心師生多年來蒐集的成果，我們要求學員在進行實地考查之前，必須先讀完相關的文獻資料，如此進入田野之後，才能讓文獻資料與



現場情況產生連結。其次，爲了讓研習活動更有成效，本研習營採日間進行田野考察，晚上集中分享、交流學習心得的方式。三十名學員共分爲四組，每個組作爲一個討論群體，讓每個學員在研習營一開始就有討論的對象，得以互相切磋。同時，我們爲每個討論小組安排一至二位具有豐富田野調查經驗的年輕學者擔任研修導師，除了在考察時隨時指導學員們田野調查的方法與技巧，並且在每日課程或考察結束後，引導學員針對當天的研習成果加以疏理彙整。每天晚上另有綜合討論活動，由四個小組分別針對當天的考察活動提出約 20 分鐘的心得報告，並在開放討論後，由在場學者給予批評、指導。

此外，本次活動亦要求每個學員於營隊結束後，必需撰寫一份心得報告，並讓大家閱覽觀摩。目前學員所繳交的報告已由主辦單位開設一個部落格並加以上傳公開，部落格網址爲：<http://blog.yam.com/southernfujian>。

（二）移地研習之目的

本次研習營在金門舉辦六天的活動後，又勞師動眾的將大批人馬轉移到福建繼續考察，除了讓營隊學員更深入了解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操作方式外，更重要的是要讓學員能比較閩南地區不同的生存環境下人們如何生活，進而對文獻中所描述的歷史有更立體的想像。因此本研習營對於考察地點的挑選煞費苦心，而承蒙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盡力協助安排，並全程給予本研習營指導，至爲感謝。

這次考察的安溪縣湖頭鎮、華安縣大地村位於山區；馬鑾、新垵、東山島則位於沿海地區，也是過去數百年來眾多海外移民的原鄉。我們希望學員能夠直接觀察並思考，住在山裡的人與住在海邊的人，面對不同的生活環境時，各會面臨什麼問題？他們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其謀生的方式又有何異同？我們期望學員在不同地理環境下的實際感受，加上對這些地方的宗族、廟宇等的觀察，再與文獻互相比對之後，對於歷史學能有新的思考方式。經此訓練，希望這些年輕學子，能夠跳脫純文獻的思考邏輯，而能更貼近一般人實際上的生活型態，從而觸發其更多角度的歷史思維與想像。

其次，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而閩南則是眾多海外移民的原鄉，更是台灣當下最大族群的原鄉。況且，明清時期，人們在閩南與台灣兩地交通往來頻繁。那麼，人們爲了什麼原因離開大陸？來到台灣之後又要面對什麼問題？在台灣面對的問題是以何種邏輯來解決？這種邏輯與這些人在大陸時的

生活環境有何關連？這些問題不管是處理台灣史或是明清史，都必須去思考和面對。另一方面，現代歷史學也已不能只在故紙堆中尋找線索，還必須對環境與空間作更全面也更動態的思考。因此本計劃在規劃之初，便強烈希望研習營能在大陸進行考察，讓學員能夠親身的去感受閩南的環境與空間。

三、研習營成效評估

(一) 田野方法的學習

對於現代歷史學而言，田野調查已是相當重要的輔助性技術，然而台灣各大學的歷史學系，往往沒有足夠資源能夠提供學生這方面的訓練，因此台灣學子在實際的進入田野時，很難迅速的進入情況，常常要花費許多時間自行摸索。就如學員何淑宜（台北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所說的：「從未受過田野訓練的我到現場後最大的困擾是：不知道該看些什麼？注意哪些細節？」而提供田野調查訓練，讓學子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自行摸索技巧而能快速的掌握田野調查的要點，正是本研習營最重要的目的。因此本活動與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以及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華僑大學的歷史系合作，除了協助安排研習營課程，也提供本研習營教學人力。其中，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師生，長期在金門地區實地調查，對於金門地區的歷史與社會人文，進行廣泛且深入的研究。而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多位「華南學派」學者，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結合田野調查及文獻解讀，其經驗更是本研習營所要借重的。

當然，田野方法有許多種類，也有不同的側重面向，而本研習營重點並不在於田野方法的全面介紹或檢討，只是希望讓台灣的年輕史學研習者在傳統文獻資料之外，學習如何透過田野調查活動蒐集地方的文史資料，拓展研究資料的深度與廣度。簡單地講，我們的訓練重點是提供一些基本觀念後，把他們帶到田野地點，讓他們在實地操作中邊做邊學。就此，學員大多能很快進入狀況，經過前兩三天的摸索後，每到一個考察點，各小組已能自行分工蒐集資料，或進行口訪、或抄錄碑刻、或向當地民眾探詢有無私人收藏的文獻。此外，本營隊也希望學員在進入田野時多方觀察、體會當地的地理風土與生活環境，並將文獻資料放回當地的歷史脈絡來審視。我們認為這次研習營很成功地把這個概念灌輸給學員們。



（二）研究視野的拓展

本研習營的主題是「田野與文獻」，表達出本活動所強調的是要如何把田野考察與文獻耙梳連結。因此在規劃營隊考察地點之時，也準備大量與考察點有關的資料與文獻，提供給學員閱讀參考，除了讓學員對於考察點先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同時也讓學員思考這些文獻是在何種生存環境之下出現的，以及歷史現場與文獻材料會如何呼應或是悖離。在這個層面上，每個學員因其學習環境與學術歷程或有不同，不敢說每個人都獲得同樣深刻的理解，但從多位學員的報告中，能夠看到他們或多或少都多了些新的歷史想像。

另外，本次研習營選擇的地點在中國閩南地區，因閩南地區是中國與台灣開發過程中最為密切的區域，在族群、語言與文化各方面都有深刻的關連。甚者，閩南族群活動範圍遍及南中國海地區，這些移民不但在海外進行各種經營活動，也仍與原鄉維持密切的聯繫。可以這麼說，閩南地區的族群向後觀望是一片片丘陵，往前則面對無際海洋，他們的思考型態與生存策略，與台灣歷史研究較熟悉的中原模式應該有很大差異。因此對台灣的歷史學人來說，不管是台灣史領域或中國史領域的學者，增加對閩南地區的理解，也有助於開展其自身的研究視野。而學員們也很快的觀察到閩南族群如何透過宗族來凝聚力量，或佔據這片土地的資源，或下海尋找發展的契機。這讓學員的眼光從各種文史資料隨著閩南族群進入海洋，不再侷限陸地，因而整體上這次活動成效頗佳。

四、結語

爲了將田野調查觀念與技術帶入台灣史學界，重新激盪台灣史學研究的活力，舉辦了這次的研習營。如此，結合兩岸學術人力，經由海陸空交通，跨越台灣海峽，深入探查中國農村的研習活動，大概是台灣史學界前所未有的嘗試。爲期十二天的密集研習，我們不敢說已讓參加的學員在短期內功力大增，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研習營已經對台灣史學界有相當的刺激作用，參加的學員必定在此過程中有所啓發，乃至震撼，而他們的刺激與嘗試，將成爲未來台灣史學發展的新契機。這次研習營的對台灣史學的播種性意義，應無異議。

在學員們的心得報告中，「疲累但收穫豐碩」幾乎是大家的共同感想。過程中，我們以各種方式給予學員一定程度的壓力，除了主辦單位所準備份量

不少的文獻資料供學員閱讀，每天晚上固定舉行的綜合討論事實上帶給學員更直接的壓力。爲了在討論會中提出精采豐富的心得報告，學員們莫不充分利用時間積極討論，用餐時學員們多仍抱著資料或筆記進行討論，而在考察活動中，學員們也主動積極地搜集田野資料。事實上，這也顯示學員對於本研習營的議題深感興趣，因此願意投入更多的精神體力來學習。而在學員的報告中，也可看出他們頗用心於思考如何拓展視野，並嘗試從更多元的角度來觀照歷史，且無論在方法的學習、演練或方法論層次的檢討，也都有所思考，這些都顯示這次研習營整體而言是成功的。

這次研習活動我們特別挑選了幾位華南學派訓練出來的年輕學者擔任田野導師，希望這是另一個側面的觀摩與刺激。從這些華南新秀的身上明顯可見，他們已可嫻熟且靈活地應用歷史人類學方法，別具隻眼地開啓觀察視野，機警地在田野中探查新史料，同時敏銳進行歷史觀察與思維，從而極具新意地解讀文獻提出史學解釋。對比之下，台灣歷史學界在田野調查的訓練上顯然已相形落後，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作爲來訓練新生代的學子。因此，這個研習活動可說是試圖力挽頹勢，更求後來居上的努力。